



(1) 十七載漫長艱辛路

(辦報有感)

吳恩溥

後記

【呼喊季刊】於一九七三年六月廿六日創刊，到如今已經過十七個年頭。一位弟兄一次再次問我，誰支持你們？我答沒有人，也沒有組織，我們靠主而作。他是生意人，生意人最懂得生意經，他連說不簡單。真的，十七年走過的是一條漫長艱辛的道路，主的手給我們牽引，主的恩供給我們用，回首過去，真是不簡單。

當我們開始這工作時，我求主說：沒有稿我就停，決不禍梨災棗。沒有錢我就停，巧婦難作無米之炊，何況我不是巧婦。可是感謝主，十七年來主供應我們一切需要，叫我們能夠沒有缺乏的向前行。

當我們開始工作時，我估計一年的用費，印刷費和郵寄費（我們沒有辦公費，也不必付稿費，（我們的作家不但沒有稿費，他們還掏荷包同心支持這工作），覺得可以承擔。誰想到經過十七年，用費約漲了四倍。現在每期約需美幣三千多元（台幣八萬餘元），一年約需一萬三千美元，這數字對我們來說並不算小。但藉著神的憐憫，我們並沒有缺乏。我深信創始成終的神，祂將繼續帶領，成全祂心中的旨意。

我們原定每年出版四期，照計劃應該出版至六十六期。但中間或因筆者工作太忙，奔走各地；或因印刷廠耽誤，以至延期出版。到現在才出版五十七期，實在對不起熱愛本刊的讀者。

出力不討好的工作

回憶過往，當聖靈感動我，讓我看見教會出版的刊物，總是福音，培靈，造就，查經，見証這一類，這雖然是最好最需要的，可是末世教會和信徒，有不少犯罪脫軌的現象，他們需要批評指責題醒，獨獨缺少這一類的刊物，明顯是美中不足。它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可是這「攻錯」的工作，是一件出力不討好的工作。某日，我授課完畢返家，與鄭德音牧師步行到公共車站，在路上我把這意念告訴他。他

笑著用香港流行的俏皮話對我說：「非洲和尚」。非洲——黑人也，和尚——僧，諧音是「乞人憎」，意思是惹人討厭的工作，我說：「我知道」。

有一位朋友對我說：你說批評的話，不但那被批評的人憎恨你，他們的群眾（包括家人和親友）也憎恨你，你越久樹敵越多，你何必做這出力不討好的工作呢？

這些話都是真的。那時我事奉主二，三十年，作筆兵更長，經歷不少，深知此苦。人總喜愛稱讚阿諛的話，不喜聽逆耳之言。批評的話叫批逆鱗。「子路聞過則喜」，千古以來，「聞過則喜」的人恐怕為數甚少。我常說：讚錯了人，人仍高興；批評對了，仍引起反感，小則反唇相譏，大則深仇大恨，伺機報復。我深知此事，所以當神給我的托付，我不敢動手。一晃十年，十年後一個晚上，我與史祈生夫婦彼此談心，當我把這耿耿於懷的心事談起來，祈生十分嚴肅的對我說：神既然把這工作托付給你，你不做你將後悔。是的，我已經拖了十年，我若繼續逃避責任，將來如何交賬？就因此，我鼓起勇氣，挺起發酸之腿，勉強的背起這十字架，靠主向前行。

毀譽交加

十七年了，創刊號連一句創刊詞都沒有說，以後只有在第3，4，6，8，12，16，20，22，24各期，藉著補白，斷斷續續說些心裡話。不是無話可說，乃因要說的話太多，想來想去，「為政不在多言」，在事奉主的工作上，可能少說為佳，因此擱筆不談。

這十七年來毀譽交加，有人問我工作如何？我最喜歡套用哥林多前書十六章九節作答：「因為有寬大又有功效的門，為我開了，並且反對的人也多」。

稱讚我們的說：我們是曠野的呼聲，教會的鐵筆御史，教會的警察。攻擊我們的說：我們喜歡罵人，說話不造就人，叫人跌倒，把教會的家醜外揚，批評論斷人，甚至有人指責我們，專打蒼蠅不敢打老虎。

最狠毒的，有一封中國大陸來的信，咒詛吳恩溥應當早死。

從台灣來信，有人挖苦我說：趙鏞基有五十萬會友，吳恩溥你有多少會友？有的把我多本著作的書撕破寄回來給我，有的還用各種各式的話咒罵，惡毒的罵，說不定把我送上斷頭臺。

這些信不用真姓名，連地址都偽造。說話不負責任。

去年有一位署名曾XX的，在八月份「今日華人教會」刊登了一篇妙文，摘錄如下：

……有些人是教會中的「綠林好漢」，為伸張天國公義，潔淨教會，攻擊罪惡，可惜的是自命審判官，自己滿了血氣肉體，指名道姓，正如屬肉體的彼得，拔刀相助，削下他人耳朵，還以為是為主大發熱心。久而久之，成了教會分爭，惡人告狀，發洩私忿的「最佳」出口，偏激者，爭競者，不平者，受屈者，不再以「聖經」原則去解決問題，反之，指名道姓，批評論斷，筆戰頻頻，大打筆墨官司，非但不能榮神益人，且成了外邦人和初信者的絆腳石。其原意和動機，不易猜測；其方法和措詞，卻有失聖徒體統和欠厚道，非但無法消解原來的困難，反增加更多心靈傷害和彼此口舌爭鬥，分散了福音陣營的注意力和同心，這是令人痛心的事實……」

這段話指的是誰？今日教會刊物，「指名道姓」敢於正面提出批評的，有那一份刊物？曾XX指敢於「提名道姓」的是「綠林好漢」，那麼他不敢指名道姓，說話不敢負責任，豈不是藏在暗處，專門暗裡傷人的毒蚊？

二十年前我在香港，為著批評「廉價博士」惹來禍端。一日，某律師樓來了電話，他說你毀謗我的當事人。我的當事人要控告你。稍停他說：我是基督徒，請你到我們律師樓來，可以彼此了解。

我答覆說：本刊是政府註冊的刊物，受法律保護，如果貴當事人認為我們說話有錯誤，可以來信更正，我們查明屬實，自當「來函照登」，我無需到律師樓來。不過閣下現以基督徒的身份要彼此了解，我樂意從命。

我到律師樓去，把資料給他看，他明白了，最後他勸我說：你以後不要指名道姓，這樣就不必負起法律的責任，可以省卻許多麻煩。

我回來後，接受他的建議，當我出版「廉價博士內幕」時，我把

名字改動了，就如「天人」改為「天天」，這樣說話不必負責任，多麼便宜。可是後來越想越不安，我批評的話是不是真的？如果是真的，為什麼不敢負責任，光明正大的說，叫那犯罪的人和聽見的人受警戒（提前5：20），這是批評的目的。如果不敢面對現實，豈不是像藏在暗處的毒蚊，專門暗裡傷人（詩10：9），傷人後卻拍拍屁股說：「沒有提你的名，我沒有指著你說」。便宜雖然便宜，卻是十足小人的行徑。

主耶穌指希律是狐狸（路13：31-32），指責法利賽人是毒蛇之種類（太23：33），指名道姓，對罪惡不假詞色。今天多少人，雖然讀聖經，講聖經，但對這些卻視而不見，專對會友講悅耳的話，說你們平安了！平安了（參耶6：14）來討人喜歡。

其實當我批評某些人，就如鄺媽媽，李常受，極端靈恩派以及假博士，他們也拍手稱快，因為能夠代替他們說話。但當我們指某些教會當權派，與他們有血肉關係的，他們就痛同身受，站起來代替他們說話。他們彼此勾結，彼此利用，互相受榮耀，還擺出一副假面孔，就如曾XX說什麼「自命審判官」，「自己滿了血氣肉體，指名道姓……還以為是為主大發熱心」，「非但不能榮神益人，且成了外邦人和初信者的絆腳石」，最惡毒的他還加上「其原意和動機不易猜測……」挖好思想陷阱，叫人懷疑你的動機。

當權派最怕批評

當權派最怕批評。政治如此，教會也如此。批評揭出當權派的偽裝和虛假，也打破會眾遮住眼睛的深黑眼鏡。因此，當權派總是用盡各樣方法來壓制，打擊，分化，醜化批評份子，好讓會眾永遠閉著眼睛任由他們支配拉著走。他們最喜歡利用聖經來遮蔽眾人眼目：「不要批評論斷」，「為什麼看不見自己眼中的梁木，卻看見別人眼中的刺」？「他是神的僕人，自有神負責，難道你要代替上帝麼」？最近還聽見有人說：「我們要好好操練自己，今天最要緊是學習絕對順服神的僕人，將來才能順服基督，在國度裡與基督同作王」。他們片面利用聖經，來牢籠信徒。天主教怎樣以「教皇」來君臨教徒，靈恩派

怎樣以「聖靈的啟示」來壓制信徒，今天若干教會的當權派為自己的利益，也儘量蒙蔽信徒，叫他們閉著嘴巴，不准他們說話。

說話不夠厚道

有人責罵我們不夠厚道，說話不給對方留餘地。說這話的人其實不明白我們：第一，我們知道的實在太多，開始我們說的只是一部份，當對方給我們反擊，我們被迫升級才抖出更多。就如假博士，雖然我們搜集大批資料，但最初我只在晨光報寫上幾百字「不要充大頭」而已。對方立刻用毀謗，嫉妬種種罪名在報上反擊，甚至找律師。為著證明我們並非毀謗，也非嫉妬，只好把若干資料抖出，可是我們仍有更多的資料存著。不知的人以為我們說得太多，其實我們只發表部份而已，說的很少。

第二，在我檔案裡面有很多資料，上至大頭頭，這幾年來還有神學院的。最聳動的是去年香港某神學院長的緋聞，我們收到的資料，來自港澳及國外，其中有日報雜誌，來信及口頭報告，可是我們一字不提，數年前有日在芝加哥，寇世遠先生詢及我們採稿的原則。我說我們是以教育性為目的，希望可以遏制，嚇阻罪惡的傾向。取捨之間，我們十分自制，決不譁眾取寵，也不犧牲原則，懼怕權貴。

第三，今天教會裡面有一個怪現象，是有權有勢的人作惡敗壞人，他們視而不見。如果有人提出批評，他們就擺出一副假正經的樣子，指責說正直話的人。一九八三年我經過溫哥華，聽見牧師跟教友打官司的醜聞，我寫一篇「從牧師打官司說起」，刊登本刊第34期。不指名道姓，連地點都不提。經過兩年，官司越打越熱，主的名備受世人褻瀆，福音被攔阻。我這才於第43期提名道姓提出批評，給罪惡打擊。想不到卻有人用「同工」的名義，從多倫多來信對我抨擊。其實這些人如果真心愛護教會，早應前來調查，調停，主持公道。他們不此之圖，採取隔岸觀火的態度，隔山看虎鬥，直到我們向犯罪份子提出批評，他們便著急起來向我們開砲。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則，為什麼對犯罪份子曲加庇護？

家醜不可外揚

最激動信徒的，乃是「家醜不可外揚」這句話，老實人以為批評是故意把家醜向外宣揚。

其實家醜早已外揚。教會的醜聞在外邦人鑒察下，早已街知巷聞。只是大家在那裡掩耳盜鈴，自己欺騙自己而已。

當貝克牧師的醜聞由傳播媒體傳出時，全國震動。又當史超域牧師是妓院常客的新聞傳出時，不但為世人所嗤笑，教會捐款直線下降，若干工作被迫取消。罪惡有如毒癌，能制教會的死命。如果在開始時把它切割，雖然雪雪叫痛，但忍一時之痛，可以免百年之憂。可惜教會有的為著個人利益，彼此勾結，蛇鼠一窩。有的是好好先生，面面俱圓。有的膽小如鼠，只求自保。

有一天，某教會給我洗塵，席上某弟兄問「呼喊」有什麼迴響？我說有教會把它當禁書，不准信徒閱讀。大家聽了哄堂大笑。某牧師對某青年傳道人說：你若想在北美洲走動，千萬不要跟「呼喊」接觸。有一位姊妹拿了一本「呼喊」，路上遇見某牧師，他恐嚇說「裡面有毒，切莫讀它」，嚇得那姊妹帶回教會，還給教會。

且說溫哥華有一位往秘魯的傳教士名叫李定宇，那年回溫哥華述職。那位「打官司的牧師」聽見了托人邀請他講道。等到李定宇回來了，他卻取消邀約。李弟兄真是滿頭霧水，出乎反乎，究竟是什麼緣故。經經手人問清楚，才知道他給「呼喊」奉獻，所以氣惱不再請他講道。李定宇更是莫明其妙，因他從來沒有給「呼喊」奉獻。給「呼喊」奉獻的乃是另外一位同姓同名的銀行家。這位「打官司的牧師」，連給「呼喊」奉獻的人也恨入骨髓。

可是另外卻有人對「呼喊」特別愛護。某神學博士對我說：他收到的「呼喊」都珍藏著，不讓它散失。馬來西亞一位牧師帶我到樓上書房，他把收到的「呼喊」合訂起來，珍如拱璧。有一位牧師說，若干問題他要從「呼喊」尋找亮光和路向。

十七年來被罵得很多，被讚也多。可是笑罵由人笑罵，罵我的不會叫我灰心膽怯，讚我的不會叫我驕矜自是。我只有認定主的托付，一步步跟主行，勉強地（直到今天，我仍坦白承認我是勉強背著「呼

喊」這十架），拖著沉重的腳步（我也承認我並不是一位勇猛的戰士），向著崎嶇的山路前進，完成神的托付。

有沒有接棒人？

多次有人向我提議，三個月太久，可否設法改為月刊或雙月刊。我身在北美洲，印刷發行在東南亞，清稿校對要寄給我，郵路遲滯，有時還趕不及，改為月刊雙月刊實際沒有可能。謝謝讀友們的愛護。

有人問，大陸有個「呼喊派」，這教派不屬官方三自教會，也反對一切不屬於他們的家庭聚會，你們與這「呼喊派」有沒有關係？我們嚴肅宣告：與他們一點沒有關係，連信仰與道路都不同。「呼喊季刊」創刊於十七年前，「呼喊派」只是最近幾年大陸官方給他們定罪的名稱。為什麼給他們定名為「呼喊派」，是不是別有用心，故意來影射，混亂打擊「呼喊季刊」，那只有他們知道。

有人問我：「你老了，有沒有找到接棒人？」我苦笑說：「我等候，我尋找，我希望神的工作不中斷，薪火不熄滅」。

駁斥佛教被指責憑血氣

前面提及「呼喊」的工作，乃是出力不討好的工作，我拖延了十年，才勉強而為。

我說的是由衷之言。這因為中國人是一個有文化有修養的民族，個個學習了喜怒不形於色，愛憎不宣於口（並不是不報仇。語云：有仇不報非君子）。「閒言莫談是非」，「事不關己，高高掛起」，不要惹禍上身的極端自私主義。當他們做了基督徒，片面的採取聖經「不要論斷人」，「不要彼此批評」，「愛是凡事包容，凡事忍耐」的說法，在教會裡見人嘻嘻哈哈，笑臉滿面的就是屬靈長者；如果有人敢於抵擋罪惡，就是憑血氣不屬靈。因此教會漸漸偏離正直和公義，走上虛偽的道路，失去了光和鹽的作用，淪落為一群新法利賽人，外面好看，裡面卻是死人骨頭。

當我一九五四年接任生命月刊主編時，有人寄給我一本煮雲和尚寫的「佛教與基督教的比較」這位和尚把基督教漫罵臭罵，指為

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自由不博愛不平等的宗教，我看了實在生氣，在生命月刊給他批駁，我根據事實與教義，指斥佛教才是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自由不博愛不平等的宗教。讀的人拍案叫好，連佛教徒也來信稱許（公道自在人心）。可是有一天，有一位牧師當面給我指責，他說：你寫這篇文章只有提高佛教的地位，你說的只是多餘，完全出於血氣。我聽了真是啼笑皆非。試想，當有人用最惡毒的話來毀謗攻擊基督教時，我不相信一個愛主愛教會的人，聽了一點無動於衷。「聞一聲謗佛，又如萬箭攢心」。當詩人聽見外邦人用譏刺的話譏誚他們說：「你的神在那裡呢」？就日夜以眼淚當飲食（詩42：3）。現在卻有人「屬靈」到這地步，任憑人攻擊毀謗他的主他的教會，卻全無反應。其實這種人已經失去人性，他的感覺已成為「植物人」。

試想我駁斥煮雲和尚的無理取鬧，給大家討個公道，還要挨罵，如果我主辦一份評論性的刊物，在這群「屬靈人」眼中看來，還不是大逆不道，勢將鳴鼓而攻。這是我拖延不敢受命的緣故。

其實聖經所謂不可批評（雅4：11），照我個人的領受：

第一：聖經只是說不可彼此批評，聖經沒有說不可批評。

「批評乃是眼見某人某事不合真理，已經出軌，根據真理提出矯正，並叫聽見的人得著教導，能夠分辨是非邪正，納入正軌」。

當保羅在安提阿看見彼得有可責之處，就當面抵擋他。這個「當面抵擋」乃是在「眾人面前」公開責備，這比批評嚴厲得多。為什麼保羅要在眾人面前責備彼得？為什麼保羅不根據主耶穌的教訓，把彼得拉到一旁好好勸告他，彼得不聽，再找一兩個人一同勸告他，彼得仍不聽勸，再嚴詞斥責還不為遲（太18：15-17）？為什麼保羅一看見彼得做的不對，便立刻責備（比批評更厲害）一點不給彼得留餘地。

為什麼？〈1〉主耶穌在馬太18章的教訓，指的乃是個人之間的是非，「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」（15節）今天不少人錯引本節的聖經，便「張冠李戴」，把處理弟兄與弟兄間的私人是非，搬到教會間的公事來。十分可惜。因此，馬太18章的教訓，對保羅指責彼得的錯誤，是不適用的。

〈2〉彼得的「裝假」，是違反福音真理的原則的；因著彼得的

「裝假」，其餘的猶太人也都隨著他「裝假」，甚至連巴拿巴「也隨夥裝假」（加2：13）。彼得這一「裝假」，這一違反福音真理的原則性錯誤，再不是他個人的過失，已經蔓延發展到全教會中間去，叫福音的真理受損害。這時如果保羅顧全情面，把彼得拉到一旁去勸告他；縱然彼得聽勸，對於整個教會所受的損害怎能挽回？保羅因公忘私，當眾指責，把錯誤糾正，是後人需要效法的

〈3〉保羅不但自己這麼做，他也吩咐提摩太，對於犯罪的長老，要當眾責備。

提摩太前書五章十九至二十節：「控告長老的呈子，非有兩三個見證就不要收。犯罪的人，當在眾人面前責備他，叫其餘的人也可以懼怕」。

長老秉公辦事，難免得罪人，為著避免小人陷害，因此如有控告長老的呈子，必須有兩三個見證人才接受，如果控告的罪狀調查屬實，犯罪的長老，當在眾人面前責備他，以警其餘。

有人把20節「犯罪的人」解釋為控告長老的人，其實只要細讀上下文，就極其清楚是指犯罪的長老說的。朱寶惠譯本在本處有更清楚的譯法：

「控告長老的呈子，沒有兩三個見證，就不要收。若真有罪，當在眾人面前責備他」。

長老是教會的領袖，長老犯罪可以控告，可以調查，可以當眾責備，長老沒有犯罪的特權。這與中國人傳統的觀念是不同的。我們的觀念是「刑不上大夫」，只要官做得大，地位高，總是官官相衛。在教會裡面也是如此，教會領袖犯罪，總有人給他說好話，為他包庇，代他出頭。這些是不合聖經教訓的。

〈4〉主耶穌在馬太廿三章斥責法利賽人時，聲色俱厲，一點不留情。在全章經文裡面，有批評，有責備，有咒詛。聖經裡面有關批評的話，俯拾皆是，可見聖經並不禁止批評。

第二：不可彼此批評，或作互相批評

在我的領受裡，我認為批評是一件理性的事，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」。雅各書的「彼此批評」，「互相批評」，已經蛻變為互相攻

訐，即所謂「讒口交鬥」。理性的批評變為情感的互相攻訐，不但失去意義，勢將造成破裂，這是雅各所禁止的。

第三。批評與毀謗：批評就是論事，目的在治病救人。毀謗是無中生有，製造事實，誣陷他人。雅各書的「批評」：

朱寶惠譯本作：不可彼此毀謗

呂振中譯本作：別彼此毀謗了

蕭鐵笛譯本作：不可互相詆毀

天主教思高譯本作：不可彼此詆毀

欽定本作：evil（惡的，有害的）

達秘本作：against（反對）

新國際本作：slander（誹謗）

原文作Katalaleite（反對的話：批評，毀謗。雅4：11，彼得2：12，3：16）

綜合起來，雅各四章十一節指的是惡意的毀謗，並不是善意的批評。照我的領受，我認為今天教會不但不應該禁止善意的批評，而且應該鼓勵善意的批評，有錯不說任憑它錯下去，正像毒瘡不醫治，越爛越大，等落在外人手裡，今天在新聞紙裡，常常登載著教會教牧的醜聞，不但信徒被連累，連上帝的名都被污辱了！在這個資訊發達的社會，「掩耳盜鈴」再無法逃避群眾的眼光了！

面對這情景，今日教會應當及早廣開言路，善納諫言，施行公義，斷絕罪過。（參但4：27）

不收報費的決定

本刊一開始就考慮到要不要收取報費？收取報費有一個好處，就是可以減少那些「湊熱鬧分子」，他們本來無心，只因免費贈閱，就來信索取，有的還給他親友索取十份八份，他也不管親友讀不讀，其實他們只是一時興之所至，信筆一揮罷了。甚至有的牧師也如此，等報份寄到時或則束諸高閣，理也不理，或則擺放在教會出口，月底就把存下的清除到垃圾堆去。他們不負責任，不體會那些辦刊物者的苦心。

收報費對我們有一個難處，必須專聘一位專職會計，登記收入，計算訂期，一點不能差錯。還有一件，我們出版多久，自己也不知道，前面已經說過，上帝供給我們，我們就出版，上帝不供給我們，我們就停辦。我們有如以色列人在曠野，仰望雲柱火柱的指引。如果我們收取報費，一旦停刊，所收報費如何退還。想到這裡，只好決定不收報費。我們把收入的奉獻和付出，按期刊出，我們以哥林多後書第八章21節作為我們受托的原則。

十七年來，多少刊物倒下去，靠主恩典，祂叫我們沒有缺乏，能夠站住崗位捱下去。我們略作統計，奉獻的人大多佔讀者百分之十，他們不是大財主，他們是樂意尋求公道正義，與我們同心，深信上帝大大報賞他們。

本刊開始出版二千份，後來索取者日增，為應讀者需要，出版三千份，最多達六千五百份，以每份讀者三人計，讀者有二萬人，上帝憐憫我們，藉著文字能夠服事主裡眾肢體，作曠野的呼聲，這是神的殊恩。

十七年來，跟我們同工的，台灣的柳一民牧師夫婦，他們盡心盡力，勞苦功高，台北救世廣播協會諸同工，香港的蔣喬微小姐，還有好幾位幫我們，特別近幾年，有幾位幫助校對發行，特別是何雀熙姐妹，使這工作能夠順利發展。至於為本刊撰稿的眾讀友，我們深深感激他們美好的供應。上帝一定紀念他們。在此不贅。



(2) 敲門記苦

吳恩溥

歷盡千山萬水 無奈竹簾緊閉

走遍天涯海角 仍待鐵樹開花

且說東南亞各地，渴慕屬靈讀物的，首推印尼信徒。怎奈九州事變，殃及池魚。據說事變是中共導演，因此中印絕交，中文福音書

刊，從此也一律不准進口。

本刊出版，第一期寄了四百本，有如石沉大海，渺無消息。我們不灰心。第二期，第三期再接再厲，終於泥牛入海，沒有下文。我們改用掛號，即俗所謂保家郵件，豈知河伯娶妻，有去無回；向郵局辦交涉，郵局職員答以這個國家不守萬國律例，管你單保家雙保家，去信追查，有如石獅，有問不答，莫奈他何。

那一年我去講道，有一晚遇見宗教部基督教科科長，向他訴苦，他滿懷慈悲，叫我們把東西寄給他收，他會轉交。某弟兄認識某高級軍官，他在檢查處工作，信給他收，一定收得到。癩痢頭藥方多，醫來醫去，無奈不受藥，徒喚奈何。

後來聽見可從澳洲邊境，由私人飛機入境，然後再坐飛機，轉到爪哇，分寄各地，聽了大喜，忙與某地神的僕人商量，請他幫忙，同為福音努力。他一口答應，願效犬馬之勞。我說所費多少，一律照付。他說區區之數，不必介意。我知道那邊教牧待遇菲薄，而航空費用驚人，怎能叫他背此重擔，再次寫信表白心意，想不到他回信說，請給他一個機會，他願在這事上與我們同工。這樣一來，無法推卻只好求神自己報答他。

寄到爪哇時，分寄各處，寄費也不在少。經手的是神的使女，她也不肯接受我們的款項，要求給他一個機會在這工作上有份。我接到她們的信，那麼熱愛靈工，樂意犧牲，真叫我感激到流淚。

這樣寄去，從出版到讀者手中，已經走了半個地球。所付費用，實在不貲。還好弟兄姐妹為福音同心，雖苦實甜。

可惜好景不常，寄了幾期，政府明令，明年起私人飛機進口，一律要檢查，竹幕低垂，只好望簾興嘆。

我們並不灰心，聽說【讀者文摘】進口有價，我們願意照付。可惜不被接受，一來，【讀者文摘】是世界著名讀物，她們對它放心。其次我們數目不多，他們不感興趣。

想來想去，我們為什麼不把它當信件寄，郵費雖然貴，只要寄得進去，叫弟兄姐妹得到幫助，任何代價，我們一定設法。

因此幾百份皆用航空信件付寄。但不敢整批投寄。引起入口注

意。聽說郵件是由幾個海港入口，我們就把它分開，每日每次投寄兩三本，希望入口時不被注意能夠混入。第一次沒有退回，私心竊喜。第二次就有小數退回，第三次大批退回。又是此路不通了。從香港寄來加拿大，再由加拿大飛往東南亞，路途之遠。令人咋舌。但可惜徒勞無功，徒呼負負。

有人告訴我，某弟兄住在邊境，他有辦法，我不辭勞苦，把他找到，他說，他教會某人每日川走新加坡，可以幫我們帶入，入了由他從郵局寄出，可保無虞。我聽了謝天謝地，立刻交給他五萬盾，作為寄費，以後所費多少，一定照還。可惜時光如駛，我們付給他書報四百三十本，過了三，四年，一本都沒有寄到。

某弟兄有一位朋友，在商輪辦事，連忙托他代帶。該輪開往各處港口，兩三禮拜才回來一次。他樂意代勞，可是船泊碼頭，上來時關員瞪眼瞧著，只能冒險藏著幾本。「少勝於無」，也可應付弟兄們的需要。只可惜不多久，那朋友不再在商輪上服務，此路又告中斷。

我到馬來西亞時，遇見一位愛主醫生，他願給我們幫忙。他說馬印同是回教國家，通商來往，比較通融，他已試過，我聽了如獲至寶，給他一百五十位名單，每期寄爪哇東部。寄了三四期，忽接到三四位來信，因為收到本刊十分歡喜。這麼說來，過去幾期無疑地全被沒收。而一百五十份只有數位收到，這條路也等於全軍覆沒。

再後又試著由北面寄入。想不到全數被扣留，還叫收件人審問。幸虧那人說話有智慧，他說我們教會是世界性的，別處教會把出版物彼此互贈，這是平常的。雖告無事仍被警告。這路又封閉了。

有一位牧師向我提議，可以從土人地區帶入。只要有辦法，我們總是不停嘗試。當他們要渡河時，看見情勢不妙，趕快把它拋入河裡，費了四萬多盾，第一次就告不通。有一位愛主弟兄，在船務公司辦事，他的人緣好，他知道我們的困難，樂意給我們幫忙。每次有便時就托水手隨手攜帶。可是荊棘叢叢，有一次船到警戒線時，緝私艦朝著他們而來，只好悄悄地把它沉入海裡，送給海龍王讀。又有一次他們帶上岸，經過碼頭時破綻，還好那弟兄人事與人情雙槳齊飛，才划過死角。又有一次已經入城，那船伙因為路不熟，東張西望，不巧

遇見緝私人員，「中文書刊」，罪名匪輕，還好，那邊的公僕們，有人情可講，靠孔方兄的面子才告消災。

有一位弟兄寄信給我，大喇喇地說：「只要貼上航空郵費就可寄到」。他不知道這是數年前我們用過的老方法，倘若行得通，我們何必如此熬乾心血。

十餘年來為著把本刊送到他們手上，我們實在是費盡心思，用盡辦法。還好，若干愛主弟兄，他們不憚勞苦，甘冒險阻，如果不是他們幫助，我們實在沒有辦法。

我說這麼多話，乃是恐怕有人不明白我們的苦情。以為我們答應寄，為什麼久久不見寄來，以為我們「言而無信」，或者是騙取各位「空歡喜」。其實我們按期寄去，還找很多管道寄去，無奈半路給老虎吃下，給大魚吞下，我們只能乾著急。

記得兒時聽見童謠，若要天下太平，鐵樹開花馬發角，馬發角倒容易，你不見「馮先生」，「馮小姐」不就是馬發角嗎？數年前我路經一家酒樓，擺著一株鐵樹正開著花，這真是見所未見。

我們實在希望太平日子早來到，竹簾掀起文化交流，我們的東西可以沒有攔阻地進入這千島國，將是何等高興的事。可是想起日子久了，新一代如果不懂中文，那時雙手奉送，也沒有人要，又怎麼辦？請各位為這事情代禱。

寄刊物到印尼，真是千辛萬苦，但為著服事主的教會，我們甘心樂意。希望大家明白我們苦情。



感謝神，因祂有說不盡的恩惠和慈愛，祂從灰塵裡揀選這個無用的僕人，到天國陣營當了一名小兵哥，可以報主恩於萬一。

1954年，神帶領我走過死蔭的幽谷，再一次來到香港。那時，

我一面在廣州聖經學院任教，一面在計志文牧師創辦的生命月刊以及青年歸主月刊負責主編。那時候的香港，真是名副其實的「鱷魚潭」（是外人給香港的譯名）。不但社會，連神聖的教會，也是龍蛇雜處，正像當日施洗約翰的時代。約翰傳達的信息只有一個，「天國近了，你們應當悔改」（太3：1-12）。不悔改沒有生路。

那些日子，我心中覺得有一個異象。某日下課後，我與鄭德音牧師同步前往車站回家，我對鄭牧師表達我的心事，鄭牧師想想後對我說：「非洲和尚」，我聽了與鄭牧師相視「苦笑」。原來鄭牧師說的是香港當時流行的隱語：「非洲者黑人也，」諧音是「乞人」，「和尚」是「僧」，諧音是「憎」，合起來用香港話讀是「乞人憎」，意思是「叫人討厭」。

鄭德音牧師在當時香港教會界是一位德高望重，眾人尊敬的前輩，他說的是真話，以後在我的工作上，他總是大力支持。

過了兩日，我遇見從星洲來的黃聿侯先生，在談話中，我告訴我內心的感動，他聽了大力支持，他說這是今天教會的需要。

1970年，上帝藉著頭眩病（耳水不平衡）把我帶到加拿大華人宣道會事奉祂。過了兩年，我應邀到紐約華人宣道會主講夏令會，會後史祈生牧師要我多停留幾天。晚間大家聊天，我把心中的異象告訴他，他知道我正在進退兩難間，他對我說「大哥，神既然感動你，你就要靠主向前走，你若躲避，將來一定後悔」（拿1：3）。就這樣，我決定靠主向前走。

大家討論如何展開工作，我們作好計劃，靠主出版，免費贈送。但對於刊名「呼喊」或者「吶喊」，無法作決定，只好放在禱告中。

原來那段日子，中國大陸正在翻天覆地中。全國教會奉旨關門，（以後有的教會被徵用作工廠…），教牧接受改造，西教士被「掃地出門」。西差會在那段日子只好從中國撤退，把工作交給當地教會。

那時內地會在香港只留下一間「證道出版社」及一份「燈塔月刊」；只因書局，尤其雜誌是賠錢貨，教會不敢接受，只好叫停。

且說燈塔月刊一開始就由劉翼凌先生擔任總編輯，現在中途叫停，劉先生心有不甘，「難道沒有西差會自己就無法撐下去嗎？」

劉先生認為「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作」（腓4：13），他決定走信心的道路，自己走遍北美洲出賣墨寶，籌款創辦「宇宙光月刊」，接替「燈塔月刊」，上主成就他的心願，「宇宙光月刊」在台灣創刊。

且說劉先生籌款路經溫城時，我與劉先生是多年朋友，當劉先生擔任燈塔總編時成立一個顧問委員會，筆者也是顧問委員之一。某晚，我特別就教劉先生，討論「呼喊」與「吶喊」的刊名那個更好。劉先生沉吟有頃，他贊成用「呼喊」，理由是「吶喊」平常用作「搖旗吶喊」，含有政治味道。聖經用「呼喊」見（詩篇47篇1節，書6：5，20，賽40：3，可1：3，路3：4-6，啟10：1-3），滿有屬靈的衝勁。因此一槓定音，決定用「呼喊」作為刊名。

我告知史祈生牧師，請史牧師作封面設計。那時我在加拿大，史祈生在美國，中文印刷，以國外而論，台灣比較先進，乃決定在台灣出版。這時需要一位「發行人」負責，我想起柳一民牧師與郭迪惠夫婦，他們是我的學生，那時柳牧師在台北負責教會工作，我向他們提及，他們一口答應。【呼喊季刊】每期出版，皆由柳牧師親自在三樓包裝，貼名條，然後搬到隔街郵局寄出。當我知道工作這麼辛苦繁重，我要他僱用工人搬運，他堅持不肯，他說辛苦一點不要緊，可省則省，給呼喊省錢。他忠心耿耿，與我們同工，不辭勞苦，為主擺上。我永不忘記。他們夫婦已回天家，接受他們當得的獎賞。

【呼喊季刊】於1973年6月出版。有如春雷一聲，引起眾人注意。也得著眾人的支持。茲抄錄某傳道人的來信，以見一斑。

「…上月在某弟兄處偶然見到【呼喊季刊】，借閱畢十分欣喜，十七年來事奉主，在教會中多是「報喜不報憂」，所有帶領都是「積極的」，不准「消極的」；講的話都應是「造就人」，不該是「批評人」……等等，教會中的黑暗面，腐敗，離經背道，不敢分辨，無人揭露批判。當我第一次讀到您的評論文章，我的心何等安慰，我的靈何等響應。我要說，現代末世教會需要這樣真理號角聲，需要現代的王明

道……願主報答您，扶持您，加您力量，我實在願意與您同工。

主內弟林XX敬上

但也有人反對說，我們不應該「批評」，「論斷」，「應該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」，特別那些在教會裡面有權有勢的「帶頭羊」，這些人忘記主耶穌在八福山講「八福」，可是當他們「口是心非」不肯悔改時，主耶穌卻聲色俱厲地講「八禍」：「假冒為善的人有禍了，有禍了，你們這些毒蛇之種，怎能逃脫地獄的刑罰？你們的家要成為荒場」（太23章）。主耶穌聲淚俱下為耶路撒冷哀哭（路19：42-43）。

我沒有忘記一件事，某日，一位女傳道帶著一位太太到我家裡來，原來這位太太與她丈夫熱心愛主，他們經商賺了錢，夫婦決定這是上帝的托付，要好好為主擺上。這時，有一位白皮的傳道人來找他們，這些傳道人對金錢真是嗅覺靈敏，要他們為中國家庭教會奉獻，他們樂意獻上，一次，再次，又再次，奉獻了三十餘萬美元，後來感覺到事有蹊蹺，因此去找這位傳教士了解，這位傳教士坦白承認錢已給他們用去了，答應要退還。可是一月二月如石沉大海，這傳教士最後卻擺出一副無賴的樣子威脅說，錢給我用去，我會還你的，你們不能告訴人，如果告訴人就是破壞神的工作，我可不給你們客氣。我問她，他們有沒有還你錢，她十分失望地說，一文錢都沒有還。我聽了只有搖頭嘆息，豺狼吃下了，還等它吐出來還你麼？

我們不要忘記，無病的人，可以請他到餐廳坐席；有病的人只有把他送入醫院看醫生。如果諱疾忌醫，只有死路一條。

某處教會的青年團契，晚上聚會後，帶頭人帶他她們上夜總會唱歌喝酒，叫聽見的人震驚。今天教會叫人震驚的事豈止一端。

先知以西結曾嚴厲責備以色列的牧人，只知牧養自己，殺肥壯的羊，吃羊肉，穿羊毛衣，對群羊在各高岡上流離，在全地上分散，無人去尋，無人去找，漠不關心。（結34：1-6）

今天的新聞紙常常刊登某某教會的聖職人員，因為同性戀，強姦，酗酒，詐騙……各種不法的事被法庭判刑，成為社會笑料。某地

某教會有一位女牧師，主日聚會中，她公開宣佈她是一位同性戀，她是同性戀者唯恐人不知道，以辱為榮，無恥至極。

主耶穌說：「你們是世上的鹽，鹽若失了味，用在田裡，堆在糞裡，都不合式，只好丟在外面被人踐踏」。（路14：34-35，太5：15）。教會落到這地步，還有臉見人麼？把主耶穌重釘十字架，怎不令人悲傷？

三年前當我到東方去，某主日到某教會聚會，坐下打開秩序表，當日講員的講題乃是「神話第五講」。我看了心中真個惶惑不安，主日聚會，會眾要聽的乃是「神的話」，絕不是「神話」。少頃傳道人出臺了，他講「摩西」，我的天哪，摩西是神忠心的僕人，他帶領二百萬以色列人出埃及，進迦南，想不到這傳道人卻把他扭曲為神話人物（西遊記，封神榜是神話），怎不令人悲哀。

今天教會叫人失望的事太多太多，先知以賽亞曾為當日神家發出哀歌：「看守的人是瞎眼的，都沒有知識，都是啞吧狗…但知作夢，躺臥，貪睡…各人偏行己路，各從各方求自己的利益，他們說來吧！我去拿酒，我們飽飲濃酒，明日必和今日一樣…」（賽56：10-11）。

弟兄們，主的日子好像夜間的賊一樣，災禍忽然臨到，總要儆醒謹守（帖前5：1-6）等候主來。

主耶穌講「十童女」，有人儆醒預備，有人卻做白日夢，（太25：1-13）。主耶穌又講三班僕人，有的僕人忠心工作，有的卻又惡又懶；當主耶穌回來時，這些又惡又懶的僕人，他們的結局將是何等可怕。（太25：14-30）。

X X X X

話分兩頭，且說【呼喊季刊】因著神的憐憫，走過了35個年頭（1973-2007）。滿有恩典的主，叫我們經歷了撒勒法寡婦信心的生活「罈內的麵必不減少，瓶裡的油必不缺短」（王上17：14），我們靈糧的供應與及出版發行的費用，藉著愛主的兄姐們樂意奉獻，從不短缺，夠用有餘。主的名是應當稱頌的。

雖然如此，可是因著「人」的軟弱，我漸漸覺得體力，眼力，聽覺，記憶力，今不如昔，想起聖經的話：「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

歲，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」（詩90：10）。神給我已經93歲，許多工作漸漸覺得力不從心，考慮再三，這是自然規律。我又細想，神國的事工是接力的，不是包辦的。因此我應當摒擋一切，準備隨時回家見主面。就因此，我決定【呼喊季刊】出版到100期就宣告結束。

回想過去的日子，很多愛主的弟兄姐妹們，有人把他從主面前所領受的寫出好文章，供應讀友們屬靈的需要；有人奉獻寶貴的金錢，讓【呼喊季刊】35年來沒有缺短。我說了再說，這都是神的大恩大愛大憐憫，我們只有感謝感謝再感謝。

但這並不是說，我停筆了，不！一息尚存，我仍要努力寫下去。第一，我正計劃出版一本【呼喊選集】，把過去35年【呼喊季刊】裡的好文章選出來，贈送給讀友們永留紀念，因此請讀友們填好後面的「贈閱單」，我們出版後便根據「贈閱單」地址寄奉，希望一年內出版，請讀友們注意。

第二，我計劃將過去所出版的拙作五十餘本書，選出福音，培靈，造就，辨明真道的書，贈送國內外的弟兄姐妹們，讓我從神所領受的，向弟兄姐妹們繼續說話，彼此造就，等候主來。

第三，我將繼續做好【導向基礎神學講座】，藉著VCD繼續向弟兄姐妹們說話，希望各位在真理上紮根，在這末後的時代，為主打美好的仗。

紙短話長，請兄姐們繼續用禱告支持我的工作。

但願主恩主愛如活水江河，在我們心中湧流不息，直到見主榮面。阿們！阿們！

呼喊季刊負責人
你們的老弟兄 吳恩溥敬上
1月31日2007年於加拿大